

健保兒婦聯蘇

譯 龍 周 · 尚 周

行醫社會事件

新亞書院一九八一

蘇聯婦兒保健

O. P. 諾傑南著

周尚譯

周龍

O. P. Nogina

Mother and Child

Care

in the U. S. S. R.

Moscow

1951

一九五一年九月出版

蘇聯婦兒保健

全一冊

售人民幣三千元
(外埠函購，寄費另加)

原著者

O. P. Nogina

原出版者

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

•一九五一年·莫斯科•

周 尚 周 龍

版權印翻
所有必究

譯者

西南醫學書社

社址：上海常德路二四七號
電話：三一〇〇四一

出版者

中國工商印書館

上海淮海中路九二八弄一號

代銷處全國各大書局

目 錄

第一章 十月革命把自由和平等帶給了婦女.....	(一)
第二章 母兒的保護.....	(九)
第三章 托兒所.....	(一六)
第四章 爲了健康的下一代.....	(二二)
第五章 偉大的衛國戰爭時期.....	(三二)
第六章 新高潮.....	(三八)

第一章 十月革命把自由和平等帶給了婦女

自從列寧向全世界宣稱：「布爾什維克常說起的，不可避免的工農革命現在已經完成了」這句話後，至今已有卅多年了，世界上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已建立起蘇維埃政權。

這期間，蘇聯人民在列寧、斯大林黨的領導下跨過了一條寬廣的路，他們已經把落後的沙皇俄國改變成一個強盛的社會主義的國家，他們為自己創造了一條嶄新的生活之路。

感謝我們領袖的偉大天才，列寧、斯大林同志的忠實革命同志們和學生們以及偉大的繼承者，因為有了他們，我們國家才能一再勝利，在這次偉大的衛國戰爭中，我們蘇聯人民在列寧和斯大林的無敵的旗幟下獲得了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打垮了德國與日本的強暴侵略，把整個世界的人民從野蠻的法西斯強盜奴役危局中拯救出來。

戰爭期間，我們社會主義的祖國日益壯大，現在越來越強大了，我們勝利地完成了新斯大林計劃，並且穩固地向共產主義社會邁步前進。

偉大的十月革命把我們國家的婦女們從千百年的壓迫中解放出來，把她們在社會上的地位提高到與男子一樣，同時使她們盡量參加一切政治生活與社會生活。

十月革命剛成功，蘇維埃政府就取消了一切壓制婦女，看不起婦女的法律而賦與她們與男子同樣平等的權利。

不過，列寧說：「這只是走向解放的第一步，第二步和主要的第一步是必需廢除工廠、土地的私有權，這樣，也唯有這樣才為婦女們開闢了真正的和完全的解放之道」。

社會主義的勝利創造了人與人之間的新關係，同時又大大地提高了婦女的任務，使她們和男子一樣參加到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各項工作中去。

蘇聯婦女的新的一代已經長成了，這一代從來沒有經驗過革命前婦女們所遭受到的痛苦的命運，更沒有體驗到受壓迫、摧殘，被人看不起的感覺。千千萬萬的青年蘇聯女子生在社會主義的制度下，長在社會主義的制度下，她們真是無從想像出革命前那些女工和農婦們所過的非人生活是多麼的艱辛與痛苦。

偉大的人民作家高爾基說過：「蘇維埃共和國的女孩子們祇要能够知道她們的母親和祖母們所過的是怎樣一種困難的生活，她們便會了解和佩服列寧黨所成就的是一件多麼偉大的事業；革命以前那些有苦無處訴的女工和農婦現在開始都能用自己的話來訴說她們自己的過去了」。

下面是一封德列克高雅紡織廠裏的一個女工寫給斯大林的信：

「許許多的紡織女工都喝盡了困苦、奴役、俾賤的苦杯。黑暗和恐怖是我們的生活，彷彿墳墓一般；沒有歡笑的宿舍，像鴿子棚一樣擁擠。受盡了宗教的麻醉，廉價地出賣着自己的勞動力，還得隨時擔心着被解僱，整天要看那殘暴無禮的工頭的嘴臉——這便是我們的命運」。

「我們在織布機旁邊生孩子。心裏面一直害怕着被解僱和受飢餓。這些事情講出來就是這麼幾句話，但我們在受苦的時候，折磨彷彿永無窮盡的樣子」。

這幾句簡單深切而真實的話，活生生地描摹出沙皇時代一般工作婦女低賤卑劣的地位。

至於農婦的生活呢，也不見得好些，當斯大林同志和集體農莊的種蔬菜的前進婦女們會談後，他曾說起她們悲慘的歷史，他說：「你們想想看，從前的女人們是怎樣的啊！當她出嫁之前，她被認為是最主要的勞動者，她為她父親作工，終日不得休息，然而她的父親還是要責罵她：『我養活了你！』當她結婚後，她就為她丈夫做工了，她丈夫吩咐她做什麼，她就得做什麼，而丈夫也責罵她說：『我養活了你！』在鄉下，婦女是主要的勞動者」。

今日，在資本主義的國度裏，飢餓與貧窮仍在迫使着婦女不計代價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沒有

一個婦女能在任何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內得到與男子同樣平等的工資。艱辛的工作，加之以鐘點特別長，又缺乏和忽視保護女工的法律，這些原因都使得婦女早衰。更不幸的是她們還得天天擔心着明天。戰爭期間，美國的資本家們從幾百婦女的勞動中擰取了千萬億美元的利益；但誰知道戰爭一結束，這批女工就被趕出工廠而受盡了失業、貧困與飢餓的鞭策。在馬歇爾化的英國，情形也不見得好些，他們的政府和美國政府一樣，唯資產階級之命是從，至於母親和孩子的福利他們是絲毫不感興趣的。

至於殖民地以及各個不能獨立的國家裏面，婦女們工作的情況、條件，更令人不能容忍。

印度，有將近四萬萬的人口（佔全世界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弱），他們的一切條件都適於發展國家經濟與文化，然而印度的人民却悲慘地處在半飢餓的狀態中。

在這個富有得出奇的國家裏，許多田地等待着開拓，每年却有數百萬人民死於飢餓。一九四三年就有超過三百五十萬人餓死了，在最近的一次國際民主婦聯的代表會議上，一位印度婦女名叫伏特雅卡紐加的說道：「母親們爲了使孩子們少受些苦難便用自己的手殺死自己的孩子」。

幾千，幾萬個婦女從一大早直至深夜辛勤地種植茶葉，棉花、咖啡和黃麻，但工資是微乎其微，十分可憐。

在印度根本就沒有什麼母親和孩子的福利與保護。母親生產時根本沒有醫藥上的幫助，又加之以早婚，所以印度嬰兒死亡率之高是世界第一。

印度婦女每年有六百萬以上死於瘧疾、結核病、霍亂、鼠疫以及天花。

法國摩洛哥的孩子們沒有醫院，托兒所和療養院，街道上滿是又瘦又謙，患結核病的可憐的孩子，他們遍體生着腰瘡和疥癬，在一堆一堆的垃圾裏搜尋可以吃的食糧。

國際民主婦聯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時候，摩洛哥的代表就說：「我們一想起我們國家的前途

就害怕得發抖，一想起我們人民和孩子的將來也害怕得發抖。

許多布爾喬亞的民主國家的法律上是規定男女平等的，但是由於經濟上的不平等，使其他一切平等權都化為烏有了。

列寧曾寫過一段東西揭穿了虛偽的布爾喬亞的民主：「布爾喬亞的民主祇是口頭上說說的平等自由而已」，實在呢，「世界上沒有一個民主黨派，即使是最前進的資產階級的國家能夠在廿年中做出像我們在最初幾年當中所做的事情的百分之一那麼多」。

在蘇維埃制度下，婦女們在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裏享受着真正的自由與平等，同時，工作婦女和農婦們的情況也完全全改變了。

有五十萬婦女做了地方蘇維埃的代表，一千五百多婦女是加盟共和國及自治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代表，而且有一百八十名蘇聯婦女是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

就蘇聯國內經濟機構的全部工作人員說來，其中的百分之四十是婦女，蘇維埃制度給予她們廣大的機會來從事工業生產。就蘇聯國內經濟機構的全部工作人員說來，其中的百分之四十是婦女，蘇維埃制度給予她們廣大的機會來從事工業生產。

千百萬集體農場的婦女擔任着隊長，倉庫管理員的工作，或者做拖拉機駕駛員和副司機。這些集體農場的工作保證了農婦們絕對的經濟獨立。

婦女們還參加了蘇聯的文化建設，受到高等教育的專家們中，婦女就佔了一半。

我們國家的婦女可以和男子一樣插足於任何一部門，無論是經濟建設也好，學術建設也好，科學建設也好。

斯大林憲法予這些平等以永久的保障，第一百二十二條明白規定：

「蘇聯婦女在經濟、文化、社會及政治生活各方面，皆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

蘇聯婦女是她們社會主義祖國的熱愛者，在革命時期以及在帝國主義軍事干涉時期中，婦女

們堅強地擔負起了保衛的重荷。

在斯大林五年計劃期間，蘇聯婦女動員了一切力量，起來參加了艱巨的社會主義建設，增加了國家的經濟力量。

偉大的衛國戰爭發生了，在這殘酷的幾年中，婦女們自動地加入了蘇聯武裝部隊，一致奮起抵抗暴敵，她站上了機臺和曳行機，跑進了工廠和礦山，替換了上前線去的丈夫、兒子、兄弟、父親，不使工作停滯，生產一切勝利所需要的物品。

她們保衛祖國的獨立和自由，就是保衛着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果實，因為十月革命賦與她們的是自由平等的權利，廣大的勞動機會以及快樂幸福。

斯大林同志說：「空前的，史無前例的婦女勞動英雄以及勇敢的青年勞動英雄們，他們在工廠裏、磨坊裏，各個集體農場裏的那種忘我的精神與銳氣，將永傳後世」。

在從事於恢復戰爭所破壞的國民經濟的各項工作中，婦女們也當了英勇的一角，我們的政府十分重視這種具有犧牲精神的努力，你們看，有五十萬婦女獲得了勳章和獎牌，一千六百婦女榮獲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稱號。

斯大林憲法不但寫明了蘇聯公民的權利，同時也保證了這些權利的必定能够享受。

憲法第一百二十二條說明，婦女之所以能够充分運用她的權利因為她們有與男子平等的工作權，工資，休息與假期，同樣的社會保險與教育，此外母親和孩子還受到特別的照顧，母親們，孩子衆多的家庭和未婚母親能得到適當的幫助，產期薪金全部照發，並且還預備好了一個廣大的產科醫院，托兒所，幼稚園的工作網。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剛一得到，蘇維埃政府就立即宣稱保護母親和孩子的工作是國家的基本任務，首要任務。不管帝國主義者和外國的軍事干涉如何蹂躪我們，摧殘我們，巨大的托兒

所和幼稚園的工作網仍在全國普遍地建立起來了，國家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東西都給兒童們，從地主那兒沒收來的高樓大廈都改為兒童福利的建築。

蘇聯的母親們備受人們的尊敬，關懷和熱愛。有特定的法律保護她們的健康，關心她們的工作條件。分娩前有五星期的休假期，分娩後有六星期的休假期，這樣可以增進工作婦女們的健康狀況並且使她們有適當的時間可以照顧自己的新生兒，哺乳的母親在工作時間內予以規定的哺乳休息時間。因此，那種對待工作婦女最殘酷，最不合理的事情——便她們不能按時餵奶給自己的嬰兒，致使兒童們有很高的疾病率與死亡率，這件事情在蘇維埃制度下已成為過去的歷史了。法律禁止孕婦和哺乳母親作加班工作和作夜工，並規定凡拒絕任用妊娠或因上項原因減低她們的待遇者，予以刑事處分。並且不得將在產期中婦女解職或降職。

還許多法律都足以表明蘇聯政府對母親們和兒童們的保護與關懷。
世界上沒有別的國家有同樣的法律，像蘇聯政府這樣保護母親和孩子們健康的各種措施，祇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有實現的可能。

公共衛生家們面臨着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這問題便是墮胎。

沙皇時代的俄國和現在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墮胎要受刑事處分，但是這種資本主義式的法律祇是影響了貧苦的人民，因為她們沒有錢請醫生祕密墮胎。

蘇聯政府絕對不能容忍這種虛偽的，不切實際的墮胎的禁止，因為這種結果祇是殘害了無數婦女的生命。於是暫時准許在醫院裏合法的施行墮胎手術。

蘇聯政府所以會暫時准許公開墮胎的用意，我們可以由以下的人民衛生委員會和人民司法委員會所頒佈的法令中看出：

「由於內戰以及外國軍事干涉所造成的經濟困難以及革命前殘留下的低落的文化水平，使得

許多婦女不能不爲將來擔憂，不能爲未來的孩子負起做母親的責任，沒有能力撫養他們……由於過去道德觀念的殘餘和目前的經濟困難情形，仍然使許多婦女不得不施行墮胎……」。

祇有極端不得已的必要才會迫使許多婦女放棄了做母親的權利。

不到廿年，我們的國家已變得十分強盛，繁榮了。規模非常浩大的兒童福利機構網已經建立起來，人民的文化水平大大提高，婦女們很活躍地參加了國家的行政事業並且領導着很多重要而艱難的工作以及經濟建設的各部門。

一九三六年時，婦女們——農婦，女工和職業婦女——便自動提議要廢止准許墮胎的法令，響應者極衆。

她們自己說：「墮胎對婦女の健康有嚴重的影響，而且我們的政府已完全替孩子們預備好了各種條件，使他們可以渡過幸福，快樂的童年，同時母親們呢，一面可以參加社會生活一面又可以照顧自己的孩子享受做母親的樂趣。」

蘇聯政府聽見了這些願望。

一九三六年的五月廿五日，提出了禁止墮胎，增加對妊娠的幫助，增設產科醫院和托兒所等各項議案交給人民討論。

各個工廠集體農場和其他各種機關的人民開了許多會議，一段一節的把這幾項議案討論了六個月。最後，在一九三六年的十二月五號，政府通過了這些議案，遂成爲法律了。

蘇維埃政府並不是僅僅禁止墮胎行爲便算了事，並且不斷地提高婦女兒童的物質條件，對於子女衆多的家庭予以津貼補助。

由於國家經濟情況的不斷的好轉，由於斯大林五年計劃勝利完滿的完成，增加了國家財政，物質的積蓄，因此便更可以極大量的開展婦兒保健工作網，更可以大量地給予妊娠和子女衆多的家庭。

家庭以物質上的幫助。

專家們增設托兒所，使城市裏托兒所的總容量增加了四十萬床位，集體農莊增加了五十萬床位。

幼稚園亦同樣大規模地建設起來。

禁止墮胎，幫助婦婦，增設產科醫院和托兒所等這幾項法令深深地為蘇聯人民所歡迎，因為這正符合了他們公開討論這幾項議案時的心願呢！我們拿一封信來做例子吧！這封信是由德列克高娜雅紡織廠的全體職員，技師和男女工人們寫給斯大林同志的：

「我們衷心擁護這條法律，因為它可以拯救千萬條小生命和保障了母親們的健康，當這議案一公佈的時候，我們即舉手贊成，我們並保證願為它的澈底實現而站在鬥爭的最前線」。

兒童福利機構網的擴充和國家保護母親和孩子的利益才是婦女獲得平等的真正基礎與保證。只有在蘇維埃制度下才能創造這許多有利的條件，使母親們可以一方面參加社會，政治生活，一方面又可以充分負起做母親的責任。

第一章 母兒的保護

蘇維埃政權實現的早年就制定了婦兒保健制度為國家的政策了。

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人民救濟委員會決定要成立一個專門機構來「研究婦女的社會義務與保護兒童為國家直接責任之各問題，並實行各緊急措施」這專門機構便是「扶助母性保護兒童委員會」。

擺在公共衛生專家們面前的是無數複雜艱巨的問題，若要單憑專家與之鬥爭是毫無用處，一無成就的，唯有發動羣衆的力量，獲得工作婦女們的協助方能完成這件重大的任務。

於是人民代表委員會出了一篇報告，動員所有的人們協助建立「保護後裔的組織」，那篇報告上寫道：「每一年，俄國有兩百萬條小生命由於人們的無知與迷信以及階級社會裏的一種無情的保守主義而遭受到毀滅，每一年，有兩百萬悲慘的母親以痛苦的眼淚潤溼了土地，用粗糙的雙手為在可惡的政治制度下無辜的犧牲者蓋上黃土。

經過了好幾世紀黑暗的摸索，聰明的人類，終於找到了一條通至光明快樂的境地的大路了，在那個地方，工人階級能够照自己的心意保護孩子們，使母親永不會失去自己的孩子，孩子也永遠可以受到慈母的愛撫。

勞動婦女，慈愛的母親們，勇敢的新社會的建設者，和你們，有高尚品德的教育家們，孩子的醫生和接生者，——新俄國在號召你們，請你們用你們的全心全力來替我們的下一代建設好一個新的保護制度罷！」

所有關心母親和孩子們福利的人民都熱烈地響應年青蘇維埃國家的呼籲。成羣的工作婦女，最前進的醫生們，教授們都參加到隊伍中來為挽救兒童的生命而鬥爭。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便是收

留失去父母的孤兒們，要使他們能吃飽，穿暖，有地方住，並要保護他們不受疾病的侵襲，不受任何災難的危害。第二件事便要開始建立起一個婦兒保護機關的工作網，並且要與一般人民對於養育兒童的偏見作艱苦的鬥爭，要教育他們懂得衛生和健康。

在解決這些問題中，工作姑女和農村婦女的代表們起了很重大的作用。

在一九一八年，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以及省蘇維埃，烏依茲得的地方委員會均成立了婦女工作部，領導着廣大勞動婦女的政治教育，灌輸文化給她們，使她們可以參加國家的行政工作。

女工們和農婦們的代表不但時常集會聽取政府問題的講座，而且同時也參加到實際的工作中去，她們特別熱心地在保護婦兒的機關中工作，她們具有異常的熱情，不屈不撓的精神與技巧，彷彿她們已做過一生似的，她們常能找到合適的住宅——通常是逃亡在外的地主的大樓，——獲得各種設備，食物和燃料。她們這種努力服務的精神正證實了偉大的列寧的話：

「毫無疑問的，女工們和農婦們都具有驚人的組織才能，人們所能做的實際工作遠超過我們想像之外」。

果然，女工和農婦的能力與天才終於為我們所發現了，在實際工作的過程中，許許多婦女獲得了充分的經驗，使自己能够在政治生活與社會生活中表現得出類拔萃。

對革命非常熱情的人民大詩人維瑪雅考夫斯基在國際婦女節那天寫了一首祝賀婦女代表們的詩：

「她們都來了，

從機器旁，

從田地裏，

從洗衣盆邊；

在紅色的頭巾下，

整理一下自己的髮髻。

千百個婦女代表們，

被選舉出來了，

爲了管理與建設。』

爲了幫助婦女能更好地發展她們的政治生活，國家開了許多講習班講解蘇維埃行政的各部門。

成千成萬的工作婦女已經訓練成保護婦兒工作中的幹部了。一九一九年，莫斯科開辦了特別訓練班，講授必要的知識，別個城市也相繼開辦。

列寧會說過，假若蘇維埃政府想把各項工作往前推進的話，那麼必須要「幾百萬，幾千萬的婦女能參加進來」。後來，他對子女工們在搞的婦兒保健工作這一部門特別感覺興趣，他參加了莫斯科訓練班第一屆畢業典禮，並且在大會上演說，鼓勵她們盡最大的熱情與智慧來創造新的生活。

※

※

※

帝國主義與內戰遺留下許多孤兒，同時不斷地有許多母親捨棄自己的嬰兒，於是托兒保健機關的首要工作便是要收容這些不幸的孩子，那些被拋棄的嬰兒完全是受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害，因爲這種可惡的制度壓迫、剝削整個工人階級使他們貧困，窮苦得無以復加。

在沙皇時代，許多悲劇和罪惡都因私生子的地位問題而起。

愷撒琳二世時，在莫斯科和彼得堡開了棄嬰養育所，女人們可以在那兒公開或者私下地丟棄

地們不合法的孩子，可是幾乎全部孩子最後都死了為止，人們居然稱呼那個醫院爲「天使製造所」。

我們當然不能苛求新革命秩序一下子就醫好了全部資本主義留下的創傷；在社會主義成立後的最初幾年當中，仍有很多被棄的嬰兒。

於是，收容棄嬰的嬰兒之家也就佔了婦兒保健機構的一部份。

由於缺乏經驗，缺少有訓練的人才以及沒有充足的設備，這一類嬰兒之家的事情就感到特別棘手，不容易辦。

政府請了最著名的小兒科權威醫師們來解決困難問題，他們也就爲這件事業貢獻出他們最大的努力與熱情。

除開嬰兒之家外，還盡可能的考慮其他各項辦法來撫養棄嬰，結果介紹了一種領養制度，就是在公家的醫務監護下由工人們把孩子領回家撫養，在我們的國度裏，熱愛孩子是我們蘇聯公民一種不可改變的美德，許多婦女把孤兒或棄嬰當作自己親生的孩子一樣，她們對那些可憐的孩子們多麼慈愛，多麼熱心啊！許多家庭都把領養的孩子作爲自己家中的一份子了。

蘇聯人民都極力贊助這種解決棄嬰問題的辦法，那些未婚的姪婦在困難中時也能受到人們的關心與援助。

在大城市中，還採取一種「無家母親的宿舍」的方法來解決棄嬰問題，無家可歸的孕婦可得到免費的膳宿，同時可學得一技之長，當她們去工作時便把孩子交給這宿舍的附屬托兒所內，不消幾個月，她們便可帶同她們那又白又胖的孩子出去獨立謀生了。

在莫斯科有一所這樣的宿舍，是由一個名叫波諾娃的女工發起的，後來她就做了這機構的領導人，現在她在做莫斯科區的兒童預防醫藥部的監督，她仍與很多住過她創辦的宿舍的母親們保

持聯繫。那些母親們的孩子都已長大成人了。

這種社會主義制度所獲得的成功與勞動人民的物質生活不斷提高，使得我們的國家永遠不會再有發生棄嬰的可能了。

※

※

※

蘇維埃政府給更多的照顧，援助給那些貧窮無告的兒童。

帝國主義者的侵略，經濟破壞和災荒造成了許多無父無母的孩子們，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一成立便着手解決重要的孤兒問題了。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設立了一個「改進兒童狀況委員會」由真正的革命武士費力克斯愛德謨多維支特茲辛斯基任主席，這個委員會所負的重大任務為：「以食物，房舍燃料等必需品救濟兒童，第一是貧窮無告的兒童，同時亦以種種物品資助兒童保育機構」。

布爾什維克黨部中央委員會及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聯合通告全蘇聯的省蘇維埃執行委員會與黨部委員會，責成他們特別照應兒童們的情況，要物色專家們，並應供給兒童一切可能的物質資助，要為兒童們的福利盡最大的努力。通告中並說在一個蘇維埃國家裏，在一個勞動人民自己的國家裏，應該盡量照顧兒童的一切需要，不使他們再受到過去遭受過的困乏。

時時有勤員報告使一般羣衆了解到改良兒童的狀況是必需的措施，因此，在一九廿一年的夏天，一個「兒童星期」籌募了很多款項以補充國家經費的不足，並規定了公共監護兒童福利機構工作的制度。

政府對於兒童福利事業的關懷是極大的，而且是經常不斷的，在一九廿一年七月十五號，先是加里甯後是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發出一信給全國各地的專家們，權威們：「我再一次地喚起你們的注意，請你們深切地關心我們國家內的兒童的需要，特別是對那些完全在國家照顧之下